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七

明　楊士竒等　撰

用人

宋神宗熈寧四年監察御史裏行劉摯論人才上疏曰

臣竊以為治之道惟知人為難葢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為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清故善

與惡雖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史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為之會痻瘝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

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掊削民財為功以興起犴獄為才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斂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而奉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意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

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强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

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此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險阻而消長之勢可謂未明矣臣願陛下虛

心平聽黙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謹好惡
重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
為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
之人漸察忠厚謹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
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
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
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迅而願為之用則施設變化惟
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陛下幸

察

摯又論監司上奏曰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恵澤茍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為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寛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茍簡之事皆習俗懐利迎意而作故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

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於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使者皆務為和緩寛縱苟於安静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

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寛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
或過其正臣謂此法不可滋長須要大為之禁伏乞聖
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
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
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
不入於弛肅給者不入於薄以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
意夫察時之寛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
正今日事也

摯又乞補諫員奏曰臣伏以國之政令常患為名甚美而事無其實竊覩庚戌詔書令內外兩制各舉諫官二員當此之時天下臣庶皆知陛下欲開廣言路謂此官之任職在補發人主聰明而直言朝廷闕失故求天下公議所與之人此盛德事也兩制各以所知應令者蓋數十百人矣然至今頗未見有所用之方陛下厲精政理豈徒文虛名而廢實事耶豈數十百人者之材業皆不足以少副詔意耶不然復將聽大臣自有所擇用之

耶夫百執事固大臣之所宜擇然惟有在言路者當出於人主爾諫院自孫沭補外及今逾月缺員已多當陛下求忠言如不及之時伏願檢會去年兩制所舉人數內親選有重望諒直之人補任諫員交輔聖政以實前日之詔不勝大願

館閣校勘王存乞崇用忠實仁厚之吏上奏曰臣准御史臺告報當臣轉對者臣聞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此至論也陛下自即位以來克己一心憂勤庶政未

嘗事燕游之好揮任材能修明法度有黽勉不倦之心內經貨財外明威武有長轡遠馭之略覩前世求治之主規模宏廓而勵精如此者不見一二謂宜天下震動鼓舞以趨太平然為之累年而人情未安衆論不一其故何耶豈非所以為法有未諭於民心而所任行法者有不厭於物論耶陛下亦盍反求所以然矣葢治貴適宜不必舍近而慕遠事𨷖當理不必遵古而狹今祖宗法制行逾百年固有陵夷偏弊而不舉者陛下作而振

起之是當爾也先王善政有可施於今者祖宗未遑及焉陛下舉而推行之是亦當爾也然議者遂以為本朝之法卑狹潰壞必盡更其故然後為治臣恐好議論者過也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言雖有善法必得人而行之竊見比年擢用之人才慧有餘而忠實不足行法之吏刻暴相勝而仁厚無聞羣情惑而橫議興未必不由於此然則所謂行法適足以壞法也臣恐澆薄相扇寖以成風今卿大夫聚於朝論

刑而不及德士庶人交於下言利而不及義夫朝廷進人之賢否風俗繫之風俗之厚薄盛衰隨之仰惟陛下恢堯舜舍己從人之美體仲尼察言觀行之明深抑巧佞險薄之風崇用忠實仁厚之吏使大宋之風俗淳厚於三代陛下之德化比隆於二帝豈不盛哉臣愚不識忌諱伏惟陛下幸赦而省察之臣不勝拳拳

司塩鐵判官錢勰乞參舉才德之士上奏曰臣聞天下之治有因有革祖宗遺德在人法度明備此陛下之所

宜因而世習久治弊隨以生此當今之所宜革也伏惟
陛下操大有為之志而當不可不為之時凡所以不憚
更張而務以興利除害堯舜文武之用心也臣竊嘗深
計熟慮當今之宜其先務之要不過擇人而已今陛下
先罷能而後履歷惟材是舉可謂急於擇人矣然臣尚
慮有所獻者以謂人才不悉同而所用有宜適用不盡
其才則雖才且無益多才而不涉道則為患大於不才
惟道德規矩之士而其才足以經濟世務者此自陛下

所宜養育成就以待非常之用者也自餘百執事之任有才智通敏可以辦集事務而不能深知禮義之科指者此足充繁使而不可居内外表率之官而抱公守道難進易退之士雖無敏捷趨走之便而堪屬大事者此居内可備顧問而居外可爲表率臣願陛下參舉才德各盡其用必使有德者先進而有才者佐之俾上不失經國之體下不失便民之利以陛下至明不惑之資洞見情僞駆而使之天下幸甚

勰又乞擇經術耆艾之士以備顧問上奏曰臣伏見漢制侍中左右曹諸吏常侍給事中皆加官多至數十人或得入禁中掌顧問應對唐制供奉學士以文學言語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是皆人主所與燕見者也恭惟陛下天縱之資專意經術遴揀臺閣未嘗虛授妙選名儒以備要近然皆外領事務日有官守之責未協盡規之義臣願陛下益選其間經術通明有守不畏魁磊耆艾之士兼取該貫史學通知古今可以謀王體

斷國論者優以清閑引之親近使專意討論以備朝夕燕見紬繹顧問容勿獻替少裨萬一則與夫事已施行而使言事者論列利害彰於羣聽勢相遼而所益廣惟

陛下省察

御史中丞楊繪論舊臣多求退上奏曰臣竊見唐尚書左丞孔戣年及七十致仕得請韓愈上疏言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高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留止優以禄秩不聽其去以

明人君優賢貴老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及引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臣竊謂孔戣年已七十致仕得請愈猶以老成可惜而留之則近日老舊之臣年未及七十而堅求休退者已聽數人矣范鎮始六十有三而致仕呂誨約六十而致仕歐陽脩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被劾後歸養疾司馬光王陶始踰五十雖皆未致仕而得閑散地雖彼數臣

自以知止足為高節臣所疑何獨近來高者之多乎唐大中時吏部侍郎孔溫業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彼白敏中一庸相也尚能以賢人不樂居朝自警而況陛下以大聖之資孜孜求治而老舊之臣相繼有不待年而求去者乎老者退而少者進舊者遠而新者衆得不微軫於聖懷哉但恐訪於偏辭者則曰彼皆姦邪之人畏陛下之神明而遠遁矣否則曰彼皆沮止新法者今新法既已便故

皆羞忸而退矣臣願勿信於偏而少加警於聖慮則天
下幸甚矣為國任臣之道惟其用之當而已故無老少
舊新之分也然而老而舊者常過於重謹而難以與變
法少而新者常喜於進取而易以與作事臣以為二者
之說宜參取之乃得其當若取之偏則少而新者可與
圖其始之利而不肯慮其終之害老而舊者能防其終
之弊而不肯謀其始之變若能用易於作事者俾圖其
始之利而裁之聽難於變法者俾慮其終之害而防之

則事得其宜矣古有云老者之知少者之決此之謂矣竊恐少而新者言其利則易從老而舊者言其害則難入而或有利十而害百者但聞其利不聞其害焉民或被其害而無由上達矣

繪又論諫官當人主自擇上奏曰臣聞天子有諫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謂三公四輔爲七人之數今之諫官即古之三公四輔之職其任得非重哉擇之可不謹乎本朝諫院官多或至五六人少猶不下三人然皆

出於清衷之自擇葢天子既以事委宰相則天下之人悉趨附而無敢陳其不逮故置諫官以相維之其如位宰相者必不喜諫官之敢言理固然也不爾裴垍安得獨稱美於唐哉為宰相者則必自除附己者為之乃不如不置也徒自蔽於耳目而已陛下博通古今至於納諫昌拒諫危之説如唐太宗終始納諫而昌唐明皇不能終而危之事具布史策不假臣言也伏覩孫洙補郡後來官闕而不填者旬月得非難其人乎臣竊見李絳

有云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臣願陛下據在朝之臣擇其老成諳練典故之士而置之諫列以參聽其議論不無補於聖聽也而勿委宰相除之若委而除之則必取新進之士不敢異論者不由檢正并條例而升則自編校與勅局而授矣願陛下兼聽而廣視之取資深淺之人雜用於以集衆才之美而濟天下之務幸甚

五年御史劉孝孫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上奏曰臣伏

見陛下講脩衆務揀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收采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召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明聖問宏奥幽仄之士乍對清光舉動語言過於兢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葢其始召也皆以爲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辱况士人或縁臣僚薦舉或爲朝廷所知比之輩流必有可采茍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下覆載涵育之德也

孝孫又論方面之寄勿遽更易上奏曰臣前日奏事延

和論及久任官吏之意臣竊謂設官分職以相經緯而不責悠久一切代徙曾無常任皆自昔之公患比來朝廷思革前弊如監司使者稍稍任之久而方面之寄尚或遷易不常事大體重方幸得人要且勉徇吏民便安之意少息遞傳送迎之勞曲假歲月使得盡所設施夫豈不美如留守大名府韓琦知成都府趙抃皆朝廷舊臣天下之所屬望琦有大節抃有清德所至誠服如其父母藩垣之外得斯人而任之則可以坐分宵旰之憂

矣臣願陛下留神方面遴揀名德久其時歲勿遽更易雖心在王室臣子之志而無以公歸實厭輿望臣不勝區區

九年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論除授不經二府上奏曰臣伏覩近日命趙卨為安南招討使李憲為之副外議紛紛皆云不自二府此雖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是非之間臣未易以臆決風傳之事或

難盡信然若無其由安得此語臣職居風憲義不可隱茍有聞見宜以悉陳臣竊以人君之職在知言以言任人既難偏用則先參驗其平日之素行又考察其今日之所能凡所能所行已先參攷則曰功曰效從可類求自小官而至大吏自大吏而至大臣及夫參預政機圖回樞要任既重矣察亦至矣故古之知治之君不以疑大臣為嘉謀以擇大臣為重事若夫道不足以簡人君之心行不足以孚天下之衆所措乖戾所為諂邪則數

告外廷去之可也至於使居其職而不責以所任之事使充其位而不責以所行之言内計定而外言得以轉移近習進而輔政之語得以侵奪或文符直行而不領屬於公府或論議陰進而不關決於樞廷則滅裂紀綱何莫由此諒朝廷以為事之大者必須僉謀已令大臣詳論事之小者不欲迂滯祇使小臣開陳或患其究轉而虛有留難或以其廹急而不暇詳問夫王言之出尤在謹微其初小不留神其後遂為故事某日某事稍繫

政經已嘗不下二府某日某事不繫國體何緣却關外司樂便疾於一時忘幾微於後日一啓其漸寖難改更況於邊廷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戚者也今至煩莫若邊鎮至重莫若將臣而有不預焉則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矣既不敢安其處則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曰勢位已極矣上已爲之而又以力爭則獲專權之咎矣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於聖旨我何預哉是謂

其能者為自疑之端不才者為容身之地積此而往豈國家之利邪而又君逸臣勞勢自當爾主憂臣辱事皆固然未有君宵旰於上而使臣得燕安於其官主憂勞於中而使臣乃恬然於其下者也臣不必遠引古今以國朝言之章聖皇帝責謂李穆天旱如此盈車載俸於汝安乎可謂能知責輔弼之方矣太祖以王著醉於玉堂而悉逐御史此可謂能責彈劾之臣矣葢平日不侵其所職則日後可責以有成臣伏覩近世朝廷所以責

臣下者至輕羣臣所以自任其責者尤鮮二府侵奪寺監之職寺監侵外任監司之職監司侵州縣之職方今之弊在所革除豈可相承上下如此此則恐權綱一紊拯之則難臣欲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傅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若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揔攬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庶盡帝王容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咎人人自任其責君臣之間各盡其道

侍御史周尹乞重使者之任狀曰臣伏見朝廷近年遣使出外大則察訪制置小則幹當公事遠至兼兩路近亦十數州竊原其意豈非以天下至廣人情萬殊高拱深嚴不能周知夫事物風俗之變環顧僻遠不能親諭以德意志慮之詳臨遣軺車旁午道路葢欲其宣布上澤考正法度講求民瘼推行美利擊奸暴振滯淹甄別賢方澄清風俗此堯之聰明舜之考績文王之憂勤而陛下之求治也然將命之人間或不稱所選煩苛掊刻

失於大體所至郡縣惟糾擿簿書小失刋正吏文空言變更已成而妄作聰明摧辱監司而自為威重聽任失實措置乖方期會之嚴甚於星火以致職司諂事官吏驚憂一方騷然不敢安處有識聞見為朝廷深惜殆非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皇皇者華言遠而有光華之義也近聞朝廷察訪體量幹當公事等官內有任意違法者許本路監司覺察聞奏必以使者不職如前所陳故行約束不令過當然王人銜命乃為外司檢察本

末倒置非所以尊大朝廷也臣願陛下重使者之任謹選而時遣之非素有才行曉知民務之人不以將命非廢置利害關於要切之事不以輕出無令使者為監司所議庶幾君命不辱國體增重崇忠厚之化革偷薄之風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論守令許保明再任上奏曰臣聞事有若緩而所主最大理有若迂而所關最急者守令是也今之談治道者咸謂迂緩忽而不省然百里之命千里之寄財賦之繁彼實尸之獄訟之重彼實

任之向使一不得人則陛下雖有德澤誰與達此百姓雖有沈寃誰與領此臣伏見陛下儲神政機勵精民務屢下德音誕告中外峻刺舉之法嚴考課之令四方聳然咸知趣向以臣觀之今四海幅員之廣有學士大夫之衆所謂循良之長慈惠之師宜不難得然限以歲月不足以程其功槩以資格不足以起其意臣今以為宜委按察官精覈部吏其有究心政理宜於其人有志功名善於其職者縣令許知州保明申監司知州許監司

保明奏朝廷不限員數並許再任如任內別有功狀卓然可觀大者特賜詔除次者優加秩任其合闕陞磨勘者並與就任陞改如此則能者得極其意奮迅於事功中材不忍自棄自勉於職業

汝礪又奏曰臣比緣入對乞令吏部選薦人才以待朝廷考擇蒙恩許令尚書左選略賜施行甚大惠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欲多士有道在知所以養之求之而已養之在久求之在博譬猶梗楠杞梓之木皆須百

年而後成蘋蘩蕰藻之菜亦非一所而可得尚書左選

惟升朝文臣而已如右選及侍郎選不與焉衆才所聚

不謂無人臣欲乞令三選皆倣尚書左選法而推行之

責之以不已必有所得上稱朝廷所以求取長育人才

之意惟陛下留神

汝礪乞選任大臣諫官狀奏曰右臣學不燭於理又不

稔熟於時事雖思冒昧自竭亦自知其無補也臣竊自

念三代之盛莫如周周莫盛於成康昭不克繼穆幾於

亡宣王中興然已不純於文武矣高祖取秦為漢一傳而有呂氏之禍文景之際㣲矣而亦有七國之亂武帝好大喜功兵出無虛歲海内為之騷然光武再有天下號令溫雅政教宣昭所克繼者顯肅而已肅已下無稽焉神堯之功不及湯武太宗之治幾於成康至於高宗孱弱武氏遂專制明皇之興不克厥終唐自此微矣下於五代中國分裂為七八及真人出四海一而聖聖相續太平踰百年矣自三代以來其㣲未有如今日也深

惟萬物之變相徃還於無窮治不能無亂安不能無危臣稽諸天變察諸人事參之徃古驗之來今度天下之勢足以為大治亦可以為亂足以為大安亦可以為危治亂安危之機在陛下察之而已臣之不肖自顧無益陛下事惟陛下謹擇大臣以與政事選揀忠直以當言路庶幾利害邪正不壅於聞聽而天下終保於治安也臣不勝拳拳之至臣所陳非一不能以動天聽天下之事在下者不能言之而在上者不能知之雖然不能言

之及其能言之則亦行之矣不能知之及其能知之則亦去之矣則是猶未為深害也若夫已言之而不能行已知之而不能去則為害大矣臣不任震慄謹録奏聞

汝礪又奏曰臣聞為君難任人而用之則為君非難知人難修身而取之則知人非難陛下固天縱之將聖又不厭於學其於天下是非之理固已昭晰矣惟所以是之而觀天下之賢惟所以非之而觀天下之不肖則邪正曲直何隱於日月之昭昭耶然天下之理有似是而

非物之終有敝者不可不察也所任主於仁而有容者也而庸懦者同焉庸懦者其形似仁而非仁也所聽主於知而可以謀也而纖巧者附焉纖巧者其說似智而非智也所使主於勇而足以有爲者也而暴戾者出焉是暴戾者其迹似勇而非勇也自陛下即位此類誤陛下多矣幸陛下加察焉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葢亦不得已矣然自朝廷至於郡縣凡幾位自公卿至於士凡幾人欲以

一人之知聦明而容察之亦不可勝辨矣使臣為計亦擇其大者而已臣願揔天下之事而兼計之盡天下之才而兼論之而為之圖籍焉自廟堂之上與任安危者當幾何人而其道大其德駿可與同者今幾人自邊境之外所與分邊寄者今幾何人而其謀深其猷壯可以使者今幾人内之為府為監為省為寺者幾何處也外之諸路及為大郡府又幾何處也其德行可以教人其忠謀可以諫諍者可以長人者可以理財者可使者或

貴或賤或遠或近今摠幾人敝之吾心謀之公卿大夫聽之民言皆以爲可則可以不疑矣以信任之使之固以恩遇之使之厚以禮遇之使之盡久之乃遷焉夫其大者已得之矣其小者付之有司不用吾知焉可也以臣所計不過數十人而天下事定矣葢堯之所知者一相而已舜之所命四岳九官十二牧凡二十二人而已周官之所論三公三孤六卿凡十二人而已天下亦多事矣雖舉而推之將不勝其多而其所求者止於如此

乃所以能足也葢堯以一相使引其類則得十六相舜以二十二人分治内外而不仁者遠周以六卿各率其屬而兆民治此其所以為帝所以為王也夫四海之大百官之富未嘗無才也在人主所取而已詩曰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夫宣王中興之主乘天下之才寡能之時崛然興起求所以為相所以為將葢無不如其意以今日之盛祖宗恩德蒙被百年而陛下養育之至亦何求而不得乎惟陛下念之

汝礪又論縣令狀奏曰臣聞朝廷選職司重於郡守選郡守重於縣令亦勢之自然也然臣嘗以謂一路之為職司者不過三四人一州為之守者一人而為之令者或五六人或十人事之自縣而至於州者十止於三四自州而至於職司者一二而已故利害係於民者至多而其迹尤與民親者莫如令也陛下作為法度尤用意於此而臣所經涉徧江淮數千里之間求其能至於不敗事者已少而其不才苟簡貪冒之人實不可勝數其

能以至誠推陛下之德意志慮以施於民者往往而絶也臣以謂爲縣終不得人則陛下雖有善政終不得以及天下莫不有青苗免役也有處以爲大利有處以爲大害莫不有賦税也有處以爲增羨有處以爲虧損然則法之行果繫於令也令選人有舉者三人進爲令令得舉者五人遷爲京官知縣其所保者不爲贓汙而已雖不能不恤也邑有小大人之才有餘不足循名次授之則不才者往往誤當煩劇難治之寄而有能者或置

於寛閑無事之地此非善使人之方也且如廬州之舒城合肥慎縣與亳之衛真皆用京官如饒州之安仁餘干與歙之祁門皆係舉令然合肥慎縣之事十於衛真舒城祁門之煩非安仁餘干比也今不度其力而任之其能不敗乎夫喜安逸惡勤勞皆人之常情也非少優與之則孰肯自投於危辱之地哉臣乞令逐監司籍繁難縣皆待舉而後入稍優以恩例其治狀尤善者奬擢之至無狀者黜之因以為舉者之賞罰因以觀舉者之

賢否如此則縣邑徧得才能而民莫不受賜矣然臣初從仕見自選調爲令自令得以京官爲縣頗自喜慰人人皆有激昂趨赴事功之心自此數年至不樂爲縣雖少年强力往往自屈以就管庫之安閑而一縣闕令嘗更數年假攝者以爲寄寓而事之敝敗多矣凡此皆制御太嚴之敝也且如青苗免役其條件已不可勝計一行移之不如式一出納之不如期則憂辱已隨之今審官流内銓自比年停替者餘二千人矣自縣事得罪者

十至六七焉傳曰未有多禁而能止者未有多令而能

行者訏亦在擇人而已不為之方而以煩文繩之求郡

邑之治猶駕駑馬而責之千里必不能至矣惟陛下少

寛銜轡使得有行焉臣向聞陛下宣諭使人曰化國之

日舒以長使人可為也士人聞之至有感泣者夫先王

有不忍之心則有不忍人之政惟陛下力行之

貼黄臣問審官吏今知縣闕次常有餘處雖至好縣

分亦不肯注授故諸處闕官有至數年者今逐處

縣分惟能了青苗免役等錢則監司以為材能亦不問其它人不復知有縣令職事陛下之民其休戚尤繫於縣令不為之計則雖陛下日新政治民終不獲安息

汝礪又論遣使狀奏曰臣聞人君有視聽之明而不足以周於物有仁民愛物之心而不足以達於天下於是遣使焉將使以興利也非智不足以知之非仁不足以行之將使以除害也不忠則不能無欺不信則不能無

詐然則遣使亦重事也今諸路有都轉運轉運發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市易而逐司各有官勾當内有司農市易將作軍器兵部其出使者或三四人或六七人而朝廷特遣之使又皆不與此比所遣既數而所與又多不慎小人因緣附託得攝尺寸之柄而乘權勢之來一旦作為威福以廹蹙州縣將迎少失則發𢱧纎細而吏無容足所矣如程昉以閹人將命而狠虐傲慢雖近臣往往見其為姦利暴於民言獨不知有以告陛下耒也

如張靚異時號奇俊士其在兩浙阿附撓正醜迹今已見矣如張諤為司農使其屬按開祥一日罷去者八人而奏報之妄十幾六七至今留滯未決如軍監以選人張杲計置皮角而所至淩轢蹂踐郡邑為之紛然陛下之德惠未施而怨讟先滿於道路朝廷之事未集而威令遂輕於天下以此知使事非可輕也且古者遣使雖數然以傳記考之如大小行人訓方氏撢人之屬其所職各一事未有預黜陟與奪如今之易也今司農寺屬

官所至皆得檢發而其類尤為横逆臣聞先王之使人其大小輕重各因其才而已少年吏更涉未幾又非有過人之智而委付如此必不克堪矣臣伏思朝廷逐路有職司數人皆為陛下布宣德意以詔於民者也今博選其人可以任朝廷之事矣國家改為之始青苗之法未行農田差役之事未正故須專使如將作補完城壁軍器計置皮角亦皆至遣官今事且就緒使職司遣人足矣職司不能集責之可也何用紛紛如此也其它亦

申勑所司慎出其屬庶幾吏得自盡其力無使國家威
令頻輕於天下也
元豐間曾鞏上言曰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
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
不行熈寧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爲筠州軍事推官不就
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静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
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
幽潛見録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覯以國子

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奨廉退既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葢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録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為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為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葢枯槁沈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為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為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

寵禄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
察倅及興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覯
為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
興嗣有子羣年二十六歳孫倅今家真州謹狀奏聞
八年監察御史王岩叟上奏曰臣聞治天下者不患乎
無賢而患有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而使小人間之以
亂其治爾葢小人之傑者皆有材可稱有能可喜修威
儀正顏色飾辭令與賢並進於前誰非賢哉此人主所

宜察之而勿誤也臣以謂旁求素履而深考之博採公議而審觀之則賢佞可得而分矣臣請詳道所以察賢佞之説陛下垂聰明以聽焉幸甚賢人之所為其進也難其退也易利之所在不競也勢之所居不趨也言行則惴惴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則遲遲以去而色不怨以百姓之安為樂而不以已之安為樂以國家之危為憂而不以已之危為憂矯世厲俗有所不為以觸忌也而不變犯顔逆鱗無所不盡以嬰禍也而不悔不蔽天

下之善不隱天下之惡專以不欺事其君執德秉義終始如一不覩當時之所好惡而順之此所謂賢者也陛下試持此以取之而天下之賢有不爲陛下所得者臣不信也佞人之所爲無定志也無定言也上所欲爲則爲之不惜其君之過舉也不䘏其民之後害也進人不以爲國家而以爲己謀事不以先社稷而以先身天下有疾苦而不以告也天下有善良而不以聞也懷禄耽寵人情之所共厭而不自知也前日以爲是後日以爲

非而不愧也然而自古中材之主未嘗不為所惑者其巧言可聽其令色可悦仁人君子之樸訥非所敵爾此所謂佞人也陛下試持此以照之天下之佞人有不為陛下所見者臣不信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伏惟陛下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行之惟知之益深守之益固行之益篤以終之而已延登忠賢以輔成主上之聖德放遠佞柔使不為清明之瑕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哲宗即位王岩叟為右司諫權給事中繳駁安燾除知樞密院上奏曰臣伏以左司諫之職屬門下省近蒙本省批狀差兼權給事中給事中職當論駁臣雖暫權義難苟且今日伏覩畫黄除安燾知樞密院公議不允臣不敢放過門下緣過門之後即是施行既已施行益難追改據燾不才無補陛下而玷處廟堂坐尸厚禄考之物論謂當置之散地别進賢才今乃超遷總領機務位愈高而德愈不類任益大而才益不宜必恐多致人言

上頗聖聽臣所以輙先封還乞陛下更加裁慮或陛下必憐其人未欲遽行罷免則願且勿陞其位但令與范純仁並為同知諫院可也臣亦再三為陛下思之惟如此頗為易處伏望聖慈恕臣疎虞僣易之罪察臣區區愛國之心特垂採納

岩叟又論安燾敕命不送給事中書讀上奏曰臣兩次論駁除安燾知樞密院敕命久之不下意謂聖慈已賜開納今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不送給事中書讀令

疾速施行臣聞命皇恐不知所容陛下必以臣為違拒
睿旨遂一面施行臣仰惟國家置官司正要上下相關
防相審察惟恐有失誤所以重審之至況給事中喉舌
之任若不由過則不成命令何所不可臣違君之命至
於再三雖陛下優容未加誅戮臣自知罪不容矣然臣
少而讀書本學事君之道今不敢不以其所學事吾君
也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奪也身可忘也而愛
君之心不可忘也守官之志可奪則陛下今日雖喜臣

從命後日將不復信臣矣愛君之心不忘則陛下今日雖未亮臣後日將復念臣矣陛下聰明照微豈不察臣之所以區區效愚忠而不已者為陛下耶臣自為耶每與大臣結怨仇而不避者為國計耶為身耶陛下欲人阿意順旨則易欲人抗言執議則難臣不為易而為其難亦何心哉但恐因臣不能為陛下守職事而獲沮抑則人人務為其易非朝廷之福也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止此國家之大柄而人主不

可以不謹也陛下一日逐韋子厚於汝州可謂罰當罪

矣一日擢范純仁為執政可謂賞當賢矣然安燾之進

則未見其當此臣之所以當力為陛下言也陛下曰必

行之臣曰必不可行則是以臣抗君也宜乎死有餘責

然臣言之不已為之不疑者以臣職當然也守職而不

敢曠乃所以奉陛下也

貼黃臣豈不知即時奉行上則可以順陛下之意下

則可以悅大臣之心順陛下之意是臣之志也然

國體之所深繫慨大臣之心非臣之志也況公議之所不與臣但知以守官盡臣職不敢將職事作人情若少為俯仰便失忠義欺明主誤朝廷是臣負天下國家為罪大矣此臣所以冒犯天威再三

論列冀陛下開納也

岩叟再辭書讀乞差官權給事中上奏曰臣封還安燾除知樞密院敕黄伏蒙御批以國家進退大臣皆須以禮況前日延和奏事已嘗面諭卿今復如是非予所以

待大臣之意也可速書讀無執所見者臣既居諫諍之地又假封駮之任不敢俯仰姑息而為陛下守官不敢顧避從諛而為陛下持法今燾差除未安已累恩德命令斜出尤損紀綱此事至重實繫國體臣所以夙夜思慮殆廢寢食屢進愚忠冀回天意陛下初以燾次補而進之終以燾自辭而聽之是進退大臣之禮也臣以燾為不才不當雜羣賢並進所以上助聖明判白賢佞使在位端亮名節之人知陛下聰明旌别感激自勵是所

以副陛下待大臣之意也及延和殿對蒙被天獎使臣得安心言事必賜主張在臣之分何以為報須事無大小有利國家者知無不言乃可以副眷眷況今日之事諫官御史議論如一臣之區區豈敢偏執所見伏望聖慈察臣之心恕臣之罪特依前奏早賜施行

貼黄臣竊恐陛下之意謂已行之命重於更改緣給事中本為封駮所封駮皆已行之命置官之意蓋以封駮為重而不以已行為重也自唐至德以來

命令既出由給事中封駁之故改而後行者不可勝數陛下固已熟知如此更願優容開納使有司得為陛下守官以正綱紀臣謂為臣之罪莫大於反覆臣既再三論列義難却行書讀伏望陛下別賜指揮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臣之守

岩叟又奏曰臣累言安燾之進不能協公議不能重朝廷不能服四夷又告命不由門下書讀無以正法度無以持紀綱無以救羣臣所繫甚大至今未蒙省納施行

多士之論皆以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自聽政以來未嘗有一事不愜天下之心今乃因不才無狀之人致累吾君全美之德非獨臣惜之天下愛君之人誰不惜之臣恐有獻言者誤陛下但謂已行之命不可回不復陳義理當如何此非忠於陛下之言也非明於王體之論也自古及今惟苦口逆耳諫止君父使無過舉為天下後世所議乃忠臣也乃明於王體者也臣竊以明主惟義是從不以回已行之命為難請引仁宗朝一事以

告陛下慶歷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除夏竦為樞密使四月八日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當時名儒石介作為聖德頌以詠仁宗之美天下流傳至今稱為盛事伏望陛下法而行之不以改已行之命為難而以聽諫為重天下幸甚臣志在愛君忘其再三之瀆惟陛下察臣之志臣死無恨

岩叟又論擇相不可不謹上奏曰臣竊觀詩書所載歷

代傳記之所著其稱帝王能事莫大於知人知人所先莫先於輔弼輔弼得賢則百寮任職而上自處於無為之地矣至簡而全人君之美不勞而收天下之功故臣區區愛君之心願陛下無失予此也伏思陛下聽政方踰年而治道已清四方已寧人人之心懽欣交通而無所不足者陛下進賢退佞如指白黑之效也今輔臣缺位臣知陛下擇賢而任之必無所誤然中外之人莫不翹首拭目以觀陛下此舉臣不可不告陛下其戒之重

之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陛下以孔子所以不輕信之心而取之庶乎其無失矣陛下念公忠之臣得之難也不可不勞心於初以求之誠得其人則陛下逸矣念佞邪之人去不易也不可不精意於初以別之誤進一人則陛下憂矣自古以來世主之患患在喜高名之士而陋少文之人曾不知高名之下有奸才少文之中多重器不可不辨也成天下之業敗天下

之事常爭於辨與不辨毫釐之間耳賢者居廟堂則上可以尊天子重朝廷下可以安百姓鎮四夷茍一非其人則國事危而人心揺矣羣邪類升百偽交作陛下雖欲奠枕而卧有不可得也陛下之憂實臣之憂敢於未然傾瀉肝膽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采納甚幸

貼黄竊以命執政大臣不與差除百官同也百官雖進若不合公議退之甚易執政既進朝廷便繫體貌雖陛下悔而欲罷亦有所不可所以不可不謹

之者此也初若不謹後致人言則陛下傷知人之明矣

呂覺又乞審於進賢果於去奸上奏曰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司馬光執政信行其言以革天下之弊惟光憂國愛民之誠心信於上下信於內外故陛下一用之而天下之心安四夷之心安而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陛下之心漠然矣臣竊聞百姓相與憂曰吾君能不忘光之言乎求其類而用之使

持循其法乎又憂曰奸人無乃復將為朋動揺正論以欺吾君乎無乃競為身謀不卹國家之急以病吾民乎誰復以吾君之心為心以吾民之意為意夙夜盡瘁以遺其身如先者乎吾君方倚先以圖治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陛下益勵乃心益謹乃事益重所付不可泰然以忘憂也今宜先有以釋民之憂而安其心者惟當果於去奸審於進賢二端而已爾夫大忠在朝奸人雖未去猶有所忌而不能為也先薨奸人今不可少留

矣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果於去奸也朝廷輕重天下
安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下將觀陛下用人以
卜否泰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審於進賢也去奸進賢
皆能有以協天下之望則百姓復何疑而憂哉惟陛下
圖之天下幸甚
貼黄自古人臣因妒賢嫉能之心而遂害國事者無
世無之臣觀光之賢上則見信於陛下下則見信
於百姓人人自恥以不及也臣恐此後必有妒光

者陰以妄言毁短光之所爲以疎陛下之心俟間隙一開則將入其邪説行其奸謀以壊善政此陛下不可不察也臣生平未嘗與光交接又未嘗受光恩非私於光也惟恐小人或誤陛下耳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安且樂矣此治道之成而聖功之著也惟在陛下持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甚中外之人皆望大禮後罷張璪葦二三邪佞無狀之人何意璪葦未去而先失一忠臣此中

外之心以爲歎恨之深者也今因琛輩自有請願

陛下早賜從之別命忠賢以重朝廷以爲國家倚

賴以慰服天下之心尤不可更容遲久玷辱廟堂

使蒼生失望四夷不安也

六年岩叟簽書樞密院事乞用君子保泰道上奏曰臣

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難守天下之泰易臣獨曰天下

之泰致之易守之難葢方其未也莫不急於求賢渴於

聞諫得一善惟恐未之能行見一不善惟恐未之能去

潛心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故卒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曰我尚何求哉心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謂患之隱者為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為不足防奸生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所以守之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治

安無患之時者也伏惟陛下臨御七年於兹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無淫刑無横斂不聞一夫有怨嗟之聲奸宄不作兵革不試時和歲豐海内寧謐以古驗今可謂泰矣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宫室之好無聲色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惑無干戈之喜私謁不行苞苴絶跡百王之蔽乃無一焉進學勤政寒暑不渝德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區區若此亦何心哉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

愚誠過計竊憂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間而隳我泰道爲陛下惜爾夫小人而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審問之深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間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之所以保泰道者至矣備矣陛下以純一之德守於上羣臣以純一之意守於下使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

岩叟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皇太后曰知卿

才望不次超用岩叟又再拜謝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

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兩宮深然之

岩叟又論劉摯蘇轍上疏曰臣伏見右僕射劉摯以人言避位於今累日中外之議惶惑不寧竊以摯自陛下垂簾之初首當言路條陳政事排斥奸邪無所顧避天下知其忠故不次登用天下之人莫不以為當而大奸在外含怒蓄怨欲食其肉者非一二矣今朝廷清明天

下安靜固出於兩宫虛心求治開誠納諫之效然一時
戮力盡忠之臣摯居其最實陛下同心一體可保終始
無變之人也自非罪狀顯著衆所不容豈可因一二偏
詞輕示遐棄臣恐適足快羣奸之意而失衆正之心非
所以為國家計也臣每患朝廷之上享陛下高爵厚禄
者雖多而與陛下同心協意者則少今就少之中又將
退斥臣反覆念慮竊以為憂蕪轍素有時名元祐以來
排邪助正竭力亦多今若止因一舉官失當便行罷逐

恐於陛下進退大臣之體有所未允況言者别有所懷未易可測臣不知披肝瀝膽事陛下之日久者為可信邪足一踐言路未得其腹心者為可信邪安知其間無朋邪挾私而陰與羣姦為地者陛下何不稍緩其事試加考察將必有所見知臣言之不妄古人有云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就則物不自安願陛下曲加含忍以全終始之遇且使小人不能有以闚陛下臣遭遇陛下非常之知不與衆人比既有所見不忍負恩默默

自守臣本欲候來日垂簾面奏以當行事齋戒不獲登
對須至冒昧天威進此狂瞽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黄臣竊言者欲盡塞衆正之口不過以朋黨加之
先帝聖意然自古奸人之欲排陷善良者莫不皆
為此無形之說以肆誣罔陛下博覽書史必能深
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八

明 楊士竒等 撰

用人

宋哲宗立傅堯俞自知明州名為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抉人

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

元祐元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奏曰臣伏蒙聖恩特差中使降手詔詢訪仰披訓旨俯集兢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坤厚博載天光大明自聽政以來發號施令及進賢退愚時政汚隆或因或革小大愜當中外欣悦所謂宗社無疆之福太平浸隆之時矣而猶謙勤退托以臣遭遇累聖久竊重任又謂其犬馬之齒加長宜有重言曲賜下問乃詢黃髮采芻蕘之義臣敢不勉竭愚忠

粗裨虛佇夫治體之大莫大乎任賢納諫近者所用輔
相所擢諫憲皆久積時望大協輿情必能弼直獻納上
副陛下求治深切之心以至罷去市易減損青苗停養
保馬免納役錢寬保甲按閱之煩遂豐民耕種之業此
則市井畎畝之人懽呼之聲必已達於天聽矣豈在老
臣條陳而後詳然上之數事有損無益不可久行而罷
者本非朝廷所圖皆是近年以來臣僚急進僥倖成風
率務妄起事端自求總領粗有微效則過求恩賞事若

有害曾無責罰欲其省官省事民安政治不可得矣為今之要當革此弊自去年以來斥去聚斂之臣頗寛農商之利四民樂業萬國歡心無名之入多已削除有常之用當要豐足今之户部實主邦計尚書侍郎郎中員外未聞精擇久任惟見屢遷數易欲使何人專任其責國之大計安所望哉此乃朝廷所宜先而不可忽也又謂臣之所知堪大任者臣素愚昧艱於知人然累玷鈞衡之任惟在薦賢以圖報國方其當軸任人極於慎柬

拔十得五安敢庶幾及出領外藩將踰一紀朝中多士罕有識知雖有所聞莫更所試輕議論薦恐未審詳然熟聞士論謂樞密直學士劉庠端正有守雖已在近職久從外補臣向在樞密庠在太原邊事民政鎮靜不擾光禄大夫前吏部侍郎蘇頌性行淳和學問該博於本朝故事多所詳記若備顧問議論當有裨益朝奉大夫京西路提點刑獄劉奉世才力精明所守堅正向為樞密院檢詳及中書檢正頗得時譽若並召還左右宜有

所補更乞聖明詳擇或更有新進可副柬求容臣博訪別具奏陳況天下之大必有多士寘於周行然自數十年來養育人材有所未至蓋鄉里舉選不兼取文行禮部覆試類收膚淺之學今若條理學校貢舉之法庶幾取士得人以次擢升大任則濟濟以寧如周之盛方朝廷大推仁政勤恤民隱親民之官專在守令臣謂宜申戒吏部慎擇其人政得以和民受其賜前代銓衡授官之後多赴政府引驗問其所長或采其已試之效而遣

之間有昏謬不才類多退落如此則郡縣得人政事修
舉又用人之法當各因其才器孔門四科分政事文學
之品亦須就其所長而受其職職乃無曠前朝選試文
學之士即寘於館閣育材之地漸進用之雜學士待制
皆主侍從備顧問議論以裨時政今則盡補外任臣謂
宜略定員數留充左右供職久當察其器識緩急執政
闕人便可僉議進擢臣蒙詔旨詢訪敢不傾盡所蘊但
以老昏言無倫理不任隕越惶懼之至

二年彦博又乞中外官久任上奏曰臣以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故累曾上言乞中外官各令久任須滿資考近日以來遷改尤為頻數葢由風俗躁競例欲速遷執政者或避怨謗不能鎮静欲望中外治安未可期也臣欲今後凡差除中外官並具見在任官年月滿未滿須令任滿方得交替如是急速藉才須要其人則不拘此制其任滿得替之官須具在任實有勞績方與照會合關陞差遣所貴

官吏自此不敢苟簡欲速百職自然修舉

貼黄臣累曾上言以吏戸刑部官屬主選大計刑罰并外任監司及親民之官並須久任此繫朝廷致治之本不可忽也今乞與三省更申明祖宗舊法遵守施行

元祐元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乞令監司州縣各舉按所部官吏白劄子曰檢會監司知州通判於本部官吏内有罪惡顯著而有失覺察者並連累責降雖有舊條然

未甞一一行遣又慮一路一州吏衆多上位覺察不盡又未指定合覺察事件致寛者則一切不問急者則濫及無辜又凡為監司州縣長吏當進賢退不肖不可但令覺察有罪不令薦舉賢才今欲立舉薦四條一曰仁惠謂安民利物衆所畏愛非疲軟不立曲取人情者二曰公直謂心無適莫事不吐茹非内私外公實佞詐直者三曰明敏謂深察情理應機辦事非飾詐掠美利口矜功者四曰廉謹謂安貧守分動遵法度非詐清釣名偷安避事者按察四條一曰苛酷謂用刑繁苛殘虐踰法者二曰狡佞謂傾險巧詐危人自安者三曰昏懦謂不恵物情依阿無守者

四曰貪縱謂饕餮無厭任情不法者凡監司州縣於所部之民皆得以此八條舉按官吏其舉薦者於本部官吏之内有仁惠公直明敏廉謹者可舉則舉無有定數縣舉之州州置簿記姓名州舉之監司監司置簿記姓名監司舉之朝廷中書置簿記姓名各隨所舉行能任使以試之果有實效則漸加旌異其按察者監司專按察知州軍通判路分都監以上知州軍通判專按察在州官吏及諸知縣知縣專按察簿尉及縣界内官吏若有苛酷狡佞

昏懦貪縱者縣體量申州州體量申監司監司體量申
奏續更體量的確事迹糾發施行若有失察覺別致因
事彰露其監司降知州軍知州降通判通判各降一資
知縣降監當其餘所部官吏監司知州軍通判皆得按
察但不坐失覺察之罪即挾情按察不以公者俟勘鞫
見實日依常法知縣惟得具事迹申州不得擅勘命官
太常少卿梁燾乞五事論相之得失上奏曰臣聞自古
聖主賢君任用宰相必取天下公議之所在者得公議

則人望得得人望則人心得得人心則四海懽欣交通而無事四海懽欣交通而無事則坐享太平之福隆太平之基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嚴靜仁明與天無私恭惟皇帝陛下孝敬聰哲嗣隆正統宜得老成道德之臣以為宰相濟以二三耆哲同寅協恭咸有一德使聖賢事業相資而成康靖之功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也夫天下之人所共尊敬依歸者人主也宰相不敢為欺蔽侮慢是與天下之人同心以事其上也以是而人心喜

之公議從而歸矣以其盡忠盡公也宰相敢為欺蔽侮慢是不與天下之人同心以事其上也以是而人心怒之公議從而去矣以其不能盡忠盡公也當公議所歸人主雖欲不用之不可得也若不用之是抑天下之喜心也邦國所以安者以人有喜心也喜心豈可抑之哉是雖欲不用亦不可得也況有用賢之志乎當公議之所去人主雖欲用之不可得也若用之是激天下之怒心也邦國所以危者以人有怒心也怒心豈可激之哉

是雖欲用之亦不可得也況有去邪之志乎前世之主皆務崇用輔佐以興起治道然而一失所由流患後世初有害政之累終有難制之憂甚可懼也惟聖君賢主為能得之於是獲上天之敷祐洽四海之懽心其初至明甚易也臣輒言人主聽言受事之規摹以廣論相之得失惟陛下錄其忠而裁擇焉宰相者患專權固位竊用人主之威福也夫持權久者習強矣未有不好其權者也居位安者貪寵矣未有不固其位者也好權則忌

人為切固位則謀身為深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恭儉行已夙夜在公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不敢避所難不敢忽所易惟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好權不固位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患在立朋黨以私滅公相為傾危而蒙人主之聰明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中立不倚孤忠自守進一士必以其公譽而不敢以私愛也既進之必曰主上之明以避其恩退一吏必以其公毀而不敢以私惡也既退之必曰朝廷之公以

當其怨國家之事必正色直言力行而不回不委曲交結以避一身之危不俛仰顧忌以藉衆力之助惟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立黨矣是公議以爲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以權位妄自尊大以逼主勢上有輕易人主之心下有陵侮多士之氣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謙虛沖約折節下士不恤巳之勞苦以君逸民安爲急不恤巳之菲薄以君裕民富爲先惟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以權位妄自尊大矣是公議以爲

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不以正道事其君不恤是非利害惟君意之是成惟君欲之是從至於政疵民病而不為顯言依違因循而不為更張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大公至正為心與人主同道一德慨然以立忠言奮然以行正事意在成國家之利而除生靈之害惟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以正道事其君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宰相者患在務結私恩蔽善醜正誘集群邪陽尊忠良陰結奸惡捍據要路相為死黨一倡

十和表裏相應幸上之未悟得以肆行其志此公議之所不與也有以樂善好賢安君靜民為事謂爵禄人主之柄也非臣下所敢專必公言於廟堂而請決於上使清明之恩平行而直流開張公道銷除奸朋惟知尊主威而盡忠於上可謂不結私恩矣是公議以為可任宰相者也凡此五者所宜辨也君臣之大要古今之先務也人主得之以為安榮失之以為憂悔故聖君賢主必明察而審擇獨斷而力行也陛下如天大明無幽不燭

真偽邪正判別白黒誠以曉然知公議之所在者自有人矣伏願自強明德任賢勿貳用公議所在早命宰相以慰人望以收人心自然隂陽和而風雨時矣一旦明制布告廷臣喜色相視國人歡聲相聞四方忠義咸歸一德天下之願也臣跡在疎遠接士民最近聞公議為真且熟輙敢布於天聽願陛下信其公議之在下者果如此也臣遠觀詔書近覩政事仰識聖意明目達聰欲通下情而盡公議樂聞直言不吝改作是正人端士千

載會遇不可失之時故臣不敢苛舉細故上浼宸聰輙
忘僭越論國家之大者遠者臣區區之誠以謂人主之
職在論一相論相之得失安危之所以分干冐宸嚴臣
不勝盡節竭誠激切之至

蕭攺右諫議大夫乞親賢踈佞堅其始終上奏曰臣聞
天下治亂在賢佞而人君之道以用人為先得之賢則
君德清明政由忠厚百姓和樂四夷賓敬而朝廷尊安
矣故治之所由興者在此甚可愛也失之佞則君德蔽

蒙政由煩苛百姓怨讟四夷驕侮而朝廷危辱矣故亂之所由起者在此甚可畏也自古帝王莫不知之然得之賢人常少而失之佞人常多其故何哉葢始終之勢異而謹忽之心殊也夫治亂之作當其微時間不容髮至其著也判如霄壤之異人君者所宜深戒早辨謹持而不失毫釐也賢人之事君也主於盡忠盡忠則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有所違人君者初則親之終則疎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責其盡忠勵其不

欺行其至公雖有所拂違而必喜之及其久也習於既安而或怠於為治以既怠之心處拂違之間故終有所厭而又疎之也賢人疎則佞人乘隙以入矣佞人之事君也主於不忠不忠則忍於欺罔欺罔則為私為私則言皆諛悅事皆柔從人君者初則遠之終則比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惟知佞人之善眩惑聰明也必嚴思慮以待之及其久也習於既安而或怠於為治以既怠之心處諛從之間故終有所愛之而又比之也與賢人俱

時有以忤其意然而卒至於治與佞人俱莫不得其所欲然而卒至於亂此治亂之相去甚近而甚著則堯舜桀紂之分霄壤不足以侔其遠矣惟大聖人為能廣其聰明謹其好惡峻其去取堅其始終以收天下之忠立天下之公成天下之治舉以此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大公至正制臣下皇帝陛下以至仁純孝承祖宗親用忠賢風節頗厲疎斥奸佞朋黨漸消清明之德日以尊忠厚之政日以修和樂興於百姓賔敬見於四夷太

平之功指日可待矣誠願陛下自強剛德如天不息必
使怠惰之意不少動於清衷察兩端之傾危排根而去
之明一忠之靜正舉類而進之將令風俗純厚朝廷尊
安近者獻其忠遠者扶其公仰跂仁祖之治不難及矣
惟聖心少加思焉臣愚不勝惓惓盡節幸陛下裁納
壽又奏曰臣伏聞誥命除給事中顧臨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清議頗為朝廷惜之臨昨任河東轉運使未久陛
下名入為給事中是知臨之用宜在朝廷顧臨論思獻

納號為稱職未久復出為轉運使士論以此疑之未有以識聖意之所在也竊以侍從之官親近主上其進退繫朝廷輕重不宜輙有改易今以轉運使求其在外者宜自有人以給事中求其在內者如臨恐不易得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留臨依舊供職庶朝廷多得正人上下相維共守祖宗之法度紀綱助陛下求治之意

五年燾為御史中丞又論宰相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上奏曰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

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容覆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來益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禄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強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三二年自引避位朝廷褒答自有恩數

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在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皆為朝廷助喜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禄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衆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已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厲振潔以節操相高風

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禄偷安為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葢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求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乃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友為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冐其過咎終以疎絶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既以有罪不可復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材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

可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吕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如此若蒙陛下許吕大防令以禮去不惟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為臣言之所指摘不為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它日用之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其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

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去位而漸以名節自重如祖宗之大臣也朝廷由是尊矣伏望聖慈以安危為計治亂為念以養大臣之譽望為意以勵搢紳之廉隅為術保全大防今日之去存全大防它日之用兢謝旱烈之譴銷厭愁怨之氣上敬天道下順民心中不失君臣之恩一舉而三善得豈不美歟伏惟聖神采納天下幸甚

哲宗時燾為尚書左丞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

丐去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材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材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人材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范純仁上奏曰臣近以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累差中使封回劄子宣諭丁寧者愚賤之臣屢煩天聽再蒙遣使恩典過優固當勉勵疲駑上副任使然臣有

危懇須合力陳竊聞臣今來告命不曾經門下審讀臣
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所以昭示至公杜絕私門乃有
司之職守為朝廷之典章此萬古不易之規而聖王之
通道也今聞臺諫臣僚皆習文字論列而未蒙追改陛
下必以謂進用輔臣已有成命不當因人之言輕有回
改以示睿斷欲全恩禮臣之愚慮竊謂不然方今拔擢
臣僚須宜號令多因公卿密啓或非陛下素知若不經
歷有司必然難得審當今來臺諫官若俱有文字即是

朝野公言其言當則人皆謂之忠賢其言不當則人皆謂之讒黨各自保其名節豈肯輕易奏論非同一人私竊之言可以誤惑聖聽陛下當坦然聽信不必致疑彼皆陛下選用正直使為耳目之官豈有人而不用耳目而可以聽視於天下也況陛下臨御以來聞善必納從諫如流今乃於臣告命特令不過門下言者必不肯已微臣必不敢居久欝衆情恐失羣望不如因臣辭免特賜允從則上可以資陛下納諫之明下可以成愚臣安

分之志而俾近臣得職言路開通廣帝堯捨已從人之風協成湯從諫弗咈之義一舉而數善皆得在聖明可不務乎與夫徼臣叨被誤恩沮格公議利害相去遠矣伏望陛下察臣竭誠為國不為身謀特賜留神采納天下幸甚

二年純仁同知樞密院事論韓維不當與外任疏曰臣竊聞門下侍郎韓維有與外任指揮臣伏見韓維公忠篤實禀於天性議論賞罰據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嫌

謗陛下用為執政可謂股肱之良伏惟陛下寛仁大度委任羣臣進退輔弼咸以至公今韓維未聞別有大過不候封章陳請遽然逐去必有奸人密行譖訴上誤聖聰致陛下用賢不終使大臣失進退之節實恐正人失望有虧聖政伏望陛下深加睿思或因臣寮開陳却令追寢前命以成帝堯捨已從人之心以繼商湯改過不吝之美臣被恩殊異難以緘默伏望聖慈深賜采察天下幸甚臣與韓維亦雲姻戚既欲上禆聖化難以避嫌

自安更乞聖慈遍詢文彦博呂公著已下諸大臣則知維之邪正若維果是正人則雖有些小過失全望陛下主張若以小過去之是使奸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臣聞謗韓維者多言其引用親戚乞陛下將進用過韓維親戚遍問三省元是何人發意因與不因韓維自然有無阿私事狀明白庶不誤陛下至公懲戒之意

純仁又論大臣輔政不當顧慮形迹上奏曰臣近見執政議論以章子厚父年將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後欲請

除一鄉郡使便其親臣但見其可裨仁化不慮其他遂共以為當然繼而聞三省奏上陛下即賜允許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老之親不錄往咎臣實喜不自勝遂於簾前仰賛聖德以謂自古臣子無如今日遭逢繼聞諫官有言陛下遂寢前命亦是聖心從諫之美前日更嘗宣諭此事三省有失思慮戒其今後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謂朝廷所怒之人不當遽有開陳又謂執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張之者致煩陛下宣敕戒諭丁

寧徽臣固宜佩服聖訓然有未盡之懇亦當罄竭敷陳方陛下急於求治之時是臣子知無不為之際豈宜顧慮形迹蓄縮周防今所用大臣多是老於患難陛下奬之使進尚恐立志不鋭思慮太周若更戒使遠嫌則恐顧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愛惜諸臣則為恩德之厚若使輔翊聖政都恐事無所裨葢人臣以匪躬自信為難婾買固寵為易若今容其所易沮其所難則其間希意顧望之人翻為得計甚非朝廷之福伏見仁宗皇帝

惟委執政一無所疑凡所差除多使從允而使臺諫察其不當隨事論奏小則旋行改正大則罷免隨之使君臣之恩意長行朝廷之綱紀自正是以四十餘年不勞而治況陛下方稽仁皇之治聖度如天從諫不倦任賢不疑紀人之功忘人之過皆是自古人君所難若更垂拱責成逸於委任臺諫糾其誤謬侍從盤其論思群臣一德一心陛下無為無事自然不須防慮百職具修坐致太平垂休萬世天下幸甚

貼黄凡人於富貴功名皆願乘時早立近用二三執
政年皆六十已上或七十正是餘年無幾今幸遭
逢陛下行堯舜之政擢居近輔可謂千載一時不
於此時攀附神聖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豈肯
別懷顧望阿徇他人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常情
且無此理況陛下以公望選擇人哉其間或有進
人不敢太速責人不敢太深者不過謂事當馴致
不可黑白太明却恐扇成朋黨害陛下和平之政

矣萬一因此恐有間言誤陛下不細又蒙宣諭譬如人家尊長所怒之人卑幼豈可輕易寛觧臣愚以謂不然葢人主之量當如天地無所不包衆人所欲進退則人主從而行之所謂捨已從人便無喜怒好惡之迹不使奸人測見意旨别生讒間以惑聰明古今盡然商鑒不遠惟陛下稽察唐魏徵有毁其阿黨親戚於太宗者帝使溫彦博責以不避形迹遠嫌疑徵謝曰臣聞君臣同心一體豈有

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以此可見自古君臣之間不當更事形迹此陛下之所熟聞臣敢引而言之

哲宗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上言曰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

純仁為右僕射論用人疏曰臣昨日面奉德音詢及將用之人臣愚雖不足以贊陛下則哲之明然不敢不竭心極慮仰副聖問須至再三陳奏少補萬一伏緣聖政之初選用股肱正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須宜譽望出衆才德過人方可以倚辦國事化服羣心縱未能遠比古人亦須極天下精選不宜參以中常之士假知人之德伏望陛下深垂聖念少察愚衷慎推舉直之方以稱安民之化

純仁又論擇臺諫疏曰臣累聞德音欲選擇臺諫官命自中出事既出於宸斷發自至公宜須言路得人則中外快愜然臣愚以謂臺諫者陛下之耳目朝廷之準繩可以分別邪正規助風化百職之中其任最重當陛下初親庶政四方拭目以觀知人舉直之化萬一小有失當渙汗難收綸綍既行所繫不細更望深留聖念慎加審擇則天下幸甚

純仁為中書侍郎奏舉彭汝礪疏曰臣近曾具可充臺

諫官人姓名奏入亦曾與鄧温伯等面奏彭汝礪等可為御史中丞乞陛下早賜點差至今未蒙降旨伏緣舉直錯枉則天下心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葢用得其人則不惟朝廷尊嚴亦可使天下士風知所趣向則其選用當否所繫不輕臣職叨宰弼今逾半年未嘗進用一賢以居要劇於臣可謂失職朝夕不遑寧處所以不避煩黷天聽伏望睿慈早賜選擇庶當聖政之初得以化服多士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等論安燾敕命不送給事中書讀上奏曰臣等伏聞除安燾知樞密院事因給事中兩次封駁不當遂蒙特降指揮更不送本官書讀直下吏部施行臣等竊見安燾差除未論當否然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門下中書省審而後行所以謹重防察示至公於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駁不當遂廢給事中職業不令書讀則是命大臣以私矣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公道維持紀綱乎伏惟陛下臨御以來政事

之舉皆合至公獨此一事設施乖戾恐於盛德所損不細臣等深為陛下惜之伏望速降指揮追還告命及詳覽臣寮前後論列安燾章疏别賜指揮以全朝廷典法

貼黄制敕不由門下及省審書讀不備則不成命令

其經歴之司必不敢過被受之人必不敢當

摯等又上奏曰臣等累次論奏安燾知樞密院不當其録黄不令給事中書讀及經歴受付官司並不覆奏乞寢罷追改正其罪今已數日未賜俞允臣等以謂朝廷

高爵重位非有德與功不可虛受若以恩禮假借則不協公議今安燾才望素輕備位樞府已爲忝幸一日驟有遷進躐過衆人士論紛然謂朝廷除拜樞府之長殊不遴選非所以鎮社稷服四夷命令既出給事中不得書讀於法式未備而施行門下一省官存職廢紀綱紊亂此事尚書僕射左右丞皆無一言建明執奏遂付有司乃是上下廢法中外徇私何以訓治四方維持萬世所繫甚大極可駭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德以

修正法度為急今有此舉人皆惜之非獨惜安燾差除之過亦惜國家法度之廢失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等累次論列事幷今來奏陳寢罷安燾除命所有經歷受付官司幷乞早正其罪其范純仁錄黄指揮仍乞由門下省書讀省審施行

摯又乞追還安燾等告命及施行經歷付受官吏之罪

上奏曰臣近見安燾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臣以謂朝廷之大失政也故尋具狀與臺官連狀共

四次論列至今未蒙追正臣誠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給事中書讀此何意也將憚其封駁耶厭其封駁耶夫天下之理不過是非當否而已陛下試思之今來進用Ȉ等若果當其人不緣私授則天下必以為是而給事中雖百十封駁猶當終使之經歷而後行不然罷其人可也若Ȉ等之進不由公道理有未安天下不以為是而給事中乃能封還駁正則是拾遺救失善守其官有補于國者陛下當嘉納而改為之乃盛德之事也不當厭

憚其言而廢其職也今陛下以給事中之言為是耶為非耶而陛下何故自隳典憲為此委曲行政不由於直道命官乃出於斜封不知誰為陛下建此謀者今於門下之錄黄明書云奉聖旨更不送給事中書讀於吏部之告身給事中銜下明書云奉聖旨更不書讀制命乖當未見有如此者實恐取謗四方貽譏後世不可忽也錄黄初下既見批留則門下侍郎合行進駁不合放出既出之後尚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亦合執奏不合承

行既行之後命令不全吏部亦合申稟不合書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諛苟且失其職守壞亂紀綱成此繆誤以累聖德臣不知陛下以名器禄食養大臣置百官將何所用之凡人主出令差誤古今所不能無但左右之臣將順救正之則不至於成其失况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淵嘿之日而太皇太后陛下聽政不出房闥之時乎夫斜封墨敕濫官横賞乃前古之所以名亂者也今大臣欲以此事事陛下若門戶一開何所不有欲望聖慈詢

問大臣命令如此施行是與不是茍以為是則可謂罔
上迷國茍知其非而不言則可謂不忠尚可以任人之
國乎伏請速降指揮追還燾等告命依國朝典故行下
所有門下侍郎及尚書省官屬吏部官吏各有前項罪
狀伏乞以臣此章幷前後論列文字付外施行
貼黃進任大臣而不使告命徧歷門下乃是陛下先
以私自處也制書不全而受之是臣下以私自進
也上下如此則何以厭服中外臣固知燾等之必

不敢受也

陛下臨御方踰年正當謹守祖宗法度以銷壓權僭今差除告命偶有差失左右執政既不肯建明而臺諫之言又不蒙聽納則朝廷闕失誰復救之

陛下既已沮壞給事中所守而又欲隳臺言路職業臣所以夙夜憂懼不能自已非獨論熹之進退而

上惜朝廷紀綱所以防微杜漸而已

摯又論司馬光薨當謹於命相上奏曰臣伏見左僕射

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天乎不憖遺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速此何理也臣恭惟陛下以至明至聖首識光忠置諸左右舉天下以聽之而光亦以大忠直道忘身徇國雖奸謀異心百端排沮而横身當之夙夜盡瘁以死圖報其純誠至公足以薦天地而貫神明真所謂社稷之臣矣然而非陛下信任之明仰成之篤則光亦安能自行其志故天下不獨美光事君之盡節而以陛下任賢不貳為難能也今光云亡兩宮

車駕即日臨奠賻襚之典有加故常下至搢紳善士閭巷鄉野之人罔不為之哀歎而惟是奸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頗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葢小人從來怏怏不便於新政藏情匿跡日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以冀善治之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陛下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動揺此其所以喜也且陛下為政以來收抜衆正布列上下制國之法除民之害雖節文潤色有未齊者至於大本已

定十之八九矣惟陛下益加之意常以辨別邪正保邦愛民為念堅守此指終始如一而已行之令持循無變則治道成矣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臣實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之所以為私憂而獻其說也抑臣又有過計之言蓋今上宰虛位竊惟不日制詔命相矣此尤不可以不謹外論籍籍謂文彥博必代光之任臣固知不然然於萬一之中不可以不言彥博年逾八十爵

位窮極於天下矣前日陛下假其威望以為朝廷之重其官則天下之師其職則平章軍國重事陛下之禮元老尊崇優佚可謂得其體也今若任之以為相三省有職守矣其成敗之責豈師臣之所宜當其繁悉之務豈老人之所能辦殆非所以處彦博也又彦博於知人非其所長賢士大夫罕出其門近日有所薦論衆皆傳之為笑若居上相引用人物每每如此今日引一二明日引三四積而至於百十常才列于朝路非小害也其人

重其位高有所薦者若陛下違其言則傷恩皆從之則害政又非所以安彦博也臣昨四月中已曾建論此事矣故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與善政之成敗可不重哉伏望陛下詳考歷選得其人而任之以尊廟社以厭公議臣不勝隕越待罪之至惟陛下赦其愚而察其忠

哲宗時摯為侍御史乞選監司澄汰州縣上奏曰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准十月十八日聖旨指揮節文比者詔

令屢下以寬民力便安公私官吏或致廢格自今州縣悉心奉行監司點檢御史臺覺察彈奏者臣有以見陛下誠心愛民慎重政令天下幸甚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夫監司之任亦重矣人一有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繫之曩時朝廷大更法度選建推行之人故不以資任務得果健强鋭猋厲風生之才益規以就事倚辦於一時及法行事立矣而其後用人猶復因襲未曾權量時宜有所張弛之也是以至今

使者之政刻覈褊迫相師成風郡縣承望亦莫敢不然使民不見德與義而惟刑是覩惟利是聞者葢亦久矣斯豈政令之本意然哉奉宣繆戾積習至此故也比蒙聖明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旣去之矣然其餘人材頗尚駁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葢其陰有覬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恵澤之壅其淺中覬利者則又將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陝西

素號劇部向來所用使者出於暴進多非吏歷民事人微望輕雖自過爲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都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體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詔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寛弛肅給應務而不失之淺薄部使者誠如此州縣之政隨之則先朝之仁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考察見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

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考別為任使要令不至於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此伏望詳酌施行

摯又乞令蘇軾依舊詳定役法上奏曰臣聞中書舍人蘇軾辭免詳定役法有旨不許又具辭免者竊以差役之法最今重事陛下欲使利害曲盡置局講求此甚盛德自置局以來為日浸久未見就緒而議法之官頗已屢易今聞軾以議有異同力欲辭避人人如此則法度

之成何時可冀乎臣聞五味不同而適於口者味相足也五聲不同而恱於耳者聲相𠎀也一可一否一是一非雜然並作此議之所以同歸於盡一人曰可皆曰可一人曰是皆曰是信如此又何以議為哉議有異同正宜反覆曲折相足相𠎀以趨至當而遽為避就非獨議法難成使奸人乘之投隙伺釁搖撼法意非國之計也臣願深詔執事者毋矜能毋愎衆毋以小利妨大體使利害曲盡以稱朝廷之意所有蘇軾且令依舊詳定仍

乞催促成就以時布宣鎮慰天下喁喁之望

貼黃呂大防范純仁韓維皆係朝廷遷擢兼官為執政事無不領雖離去本局其責尚存軾若陳乞獲免則不復干預非大防等比不可不論

摯為門下侍郎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材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

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

元祐元年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上論冗官劄子曰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為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

下項

一奏廕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係武官即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内已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酌中數目立為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即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即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武臣閑弓

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為白丁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

軾又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禄等薦朱長文劄子奏曰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經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

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内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知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禄餼調養一鄉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軾等又薦用劉攽上奏曰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

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名還秘省旋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躓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為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攽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俟

誅譴
二年軾乞錄用鄭俠王斿狀曰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
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
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恥之風臣等伏
見英州别駕鄭俠向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
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為先皇帝所知擢至
館閣名對便殿而兄安石為相若少加附會可力致富
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于先帝亦嘗以苦言至

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
獄鄧綰舒亶之徒搆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頼先帝
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
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
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
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
往而不返若溘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
至於安國不幸短命尤為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

識其少子斿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名俠赴闕及攷察斿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旌直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於當代也

軾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奬士類無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

奏一處施行

軾又同李常王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駮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河北都轉運使遠去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大於治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

朝廷別選深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
忠亮補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
五年軾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進何去非備
論狀奏曰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為報國
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
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
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
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

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後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茍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為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寘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之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

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六年軾為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乞擢用程遵彥上奏曰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以才用為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備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朝廷莫

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彦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絶人者母性嚴甚遵彦甚宜其妻而母不悦遵彦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悦遵彦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為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

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采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七年軾為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上奏曰臣竊謂才難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財賦除盜賊幹邊鄙興利除害常有臨事乏人之嘆古人有言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見承議郎監東排岸司林豫

自為布衣已有奇節及從事所至有聲其在漣水屏除群盜尤著方略其人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伏望聖慈特與量材擢用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

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等論安燾敕命不送給事中書讀上奏曰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仰回聖意竊惟封駮故事本唐朝舊法祖宗奉行未嘗

敢廢其法而不守也葢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為過而陛下即令廢法以便一時古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竊恐百司法度自此隳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朝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為言朝廷為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況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竊

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黽勉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
壽必不敢不辭壽既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駮不已臣等
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陛下克已為法檢會前奏且
令壽依舊供職陛下必謂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
棄則同知樞密院任用不輕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
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
言則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
等區區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已意以廢格明詔

惟陛下裁擇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八